

〈嚐河鮮〉(上)

葛戍

秋桐

明媚午後，秋桐突然起了興致，向父親借了魚竿，提著魚籃，走出槐根鎮獨自到河邊釣魚去。

接近目的地，她遠遠便發現有人已經在這裡，不過這不打緊，這河這麼大，容的下很多人。

「嗯？」直到更加靠近，她才發現那人有些熟悉，似在哪見過。

今天一早就忽然想吃魚，但直到忙完了委事，也沒看到有哪間鋪子在賣鮮魚的吃食，葛戍當即決定自己動手。

釣魚他是不會的，拿劍去插魚倒是時常幹，不過河裡的魚溜得快又機靈，讓他盯了半天也沒想出什麼辦法。

早知道多走點路往山林裡去，山溪裡的魚好捉多了。

她定睛看了一會，才終於想起眼前的面容，是那天在荒漠之中認識的少年葛戍，還有來店裡用餐幾次。

「午安，沒想到會在此遇見你。」她笑著向對方打招呼。

瞧他並非使用魚竿釣魚，而是拿著劍直盯著河面，倒是讓她有些困惑了，難道是在練武？

原本葛戍沒怎麼在意來者，直到對方向他打了招呼，這才抬起頭看去，回想一會，這位似乎是……對了，麥饅舖的女兒。

點頭回禮，接著瞧見對方手邊提著的釣竿。

他總是納悶，那麼細細一縷線是怎麼把魚給勾上來的？看來這姑娘也懂得那門奇技，可真是了不起。

「你在練武嗎？」她放下魚籃，手上一邊開始準備釣魚的布置，一邊直接了當的向對方提問，「這條河的魚挺多的，我正打算來釣魚呢。」

「啊、我這樣會打擾到你嗎？」突然想到如果要專心練武的話，旁邊多個釣魚女子是不是會影響到。

搖搖頭，葛戍反倒是收起了劍，湊到秋桐身旁，似乎對於她正在進行的事相當感興趣。

料理魚的材料他都找好了，就差條魚，不曉得麥饅舖的女兒如果多釣上幾尾來的話，能不能賣一尾給他？

見葛戍收起了劍到她的旁邊，她思考了一下，不太確定是他本就不是來練武，還是現在改變主意了。但看起來，莫非是對釣魚有興趣？

「葛戍有釣過魚嗎？不介意的話要不要一起釣？」

盯著那一支竹竿一縷細線的器具，葛戍像是沉思片刻，然後搖頭。不，他無法理解。

指著秋桐，他說了：「魚。」然後又指指自己：「炊烤，可否？」

由對方捉魚，自己炊煮，很公平。他也沒管對方是不是釣來吃的，反正在葛戍的觀念裡，魚抓上來就是要吃的。

她眨了眨眼，費了幾秒終於弄懂他的意思，「我負責釣魚，葛戍負責炊烤，一起吃嗎？」

聽起來就是個不錯的提議，如果她沒有理解錯的話。

點了點頭，葛戍等待秋桐的回應。

老是在吃她們家的麥饅，偶爾也換自己回以料理，這樣好像叫作「李上往來」？跟李子有什麼關係，自己似乎又記錯了。

「這自然是沒問題了。」確認過答案，她微笑著點頭答應，這時她突然意識到，或許剛才葛戍舉劍，並非在練習，而是在用劍叉魚？

總之今日多了一位友人一同度過垂釣時光，想必是會更加有趣的。

「那麼、我就開始了。」她將魚餌掛上魚勾，找了個好位置，準備來釣魚。

乍見姑娘拿出那肉軟蟲子，葛戍竟是嗖地一下倒退數尺遠！

直到看不清那東西的距離後，葛戍才轉過身，低低不知嘀咕了什麼，模糊聽來似乎是「撿柴」二字，然後倉皇快步竄入一旁林子裡，看來是連釣魚也不想看了。

對方突然的遠離讓她愣了一下，她趕忙四處看看，然周圍毫無異狀，不過對方叨念著撿柴，看來也不會跑太遠才是，應該不用擔心。

「不過葛戍怎麼突然就跑了呢... ..？」滿頭疑惑地將目光放回魚餌上，她沒有發現對方怕的正是她手上的小小餌蟲，她很自然地甩動魚竿，順勢就將魚勾拋了出去。

想不到姑娘腰上的簍子裡全是肉蟲子。

想不到魚是吃肉蟲子的。

葛戍其實就只在林子邊緣，一根一根扳著樹枝，他苦惱著該不該吃那尾被肉蟲子給勾上來的魚。

會不會他剖開魚的時候還見著那隻肉蟲子？

想想就覺得沒.....不，還是有食慾，看來為了鮮魚，只能硬著頭皮上了。

秋桐將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竿子上，她一邊哼著小調，一邊等待魚上鉤。不知道今次可以釣得多少條魚？

不到片刻，釣竿有了動靜，她熟練地舉起竿，一個使勁，一條魚便隨著線被拉了上來。

「這個大小還不錯。」看著釣上來的第一條魚，她笑著放進籃中，接著再掛上新的餌，拋出第二竿。

從林子裡窺探到第二只肉蟲子已經被扔下水，葛戍才小心的懷著枯枝薪柴走近，眼角不時盯住那縷線沒入水中的前端，以及姑娘腰間那危險的小簍子。

其實他早先就搜集了一些在石後，方才不過隨口找了理由逃走，索性就再多取點回來，畢竟要做的已經增為兩人的份。

在葛戍回來之時，秋桐手上的釣竿又動了一下，這次的力道大了些，她稍稍往後站，用同樣的動作拉起了竿，又一條魚以漂亮的拋物線由水中飛起，到了秋桐的手上。

「葛戍，我正釣起第二隻魚呢。」她轉頭笑著，沒有馬上把魚放進魚籃，而是往前遞給對方。

魚至面前，葛戍僵了一瞬，但畢竟不見肉蟲子，他還是能多瞧幾眼的，只不過思及肉蟲子恐怕還在魚嘴魚肚子裡，這一時也不知道該不該出手接。

看了看姑娘手上的魚和籃中另一條魚，葛戍朝秋桐點點頭，然後決定回頭去把帷帽給戴上，隔層紗，總是能安心得多。

頂著帷帽，彎身提拎起他認為比較安全的第一條魚，握起袖中滑出的匕首，葛戍熟練的剖開魚肚，挑除內臟並清洗。

好在肉蟲子並沒有出現。

秋桐看著葛戍的一系列動作，又是戴帷帽又是先取第一條魚的，處理鮮魚的動作也很俐落，看起來嚴謹的很，她不禁認為對方是否在這方面有什麼固定的程序，絲毫沒有察覺對方是怕著蟲餌才這樣。

她將手上的魚再放入魚籃之中，很順手的拿出第三隻魚餌，有葛戍幫忙處理食材，她便能有更多餘力替兩人多釣起一些魚。

手上的魚和匕首瞬間掉落，葛戍一眨眼就閃身躲到了石頭後，心頭撲通直跳。

真是難以置信，一個姑娘的簍子裡怎麼會有那麼多蟲子？她還面不改色的徒手抓蟲子！

（待續）